

● 陈根喜 著

医林聊斋



YILIN LIAO ZHAI YILIN LIAO ZHAI

医林聊斋

- 陈根喜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医林聊斋

陈根喜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62 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 册

*

ISBN 7—5378—0345—5
I.329 定价：2.90元

目 录

第一回	立宏愿师生闯医林	(1)
第二回	古城堡幸逢解难人	(7)
第三回	假哑女真相败露	(11)
第四回	医林纵横话短长	(15)
第五回	山楂坪镇访心医	(21)
第六回	心药除却疑心病	(26)
第七回	大夫做戏戏疗疾	(31)
第八回	太平老人话奇遇 (一)	(36)
第九回	太平老人话奇遇 (二)	(40)
第十回	太平老人话奇遇 (三)	(45)
第十一回	灵俏女投桃报李 (一)	(50)
第十二回	灵俏女投桃报李 (二)	(54)
第十三回	新婚之夜闹邪魔	(58)
第十四回	遇凶险不幸中有幸	(62)
第十五回	梨花园雪洁还魂	(65)
第十六回	世外地医术增色	(69)
第十七回	寻访“女妖”到雾山	(73)
第十八回	雾山弟子显奇能 (一)	(81)
第十九回	雾山弟子显奇能 (二)	(85)

第二十回	雾山弟子显奇能 (三)	(89)
第二十一回	曹家凹偶遇夜哭郎	(94)
第二十二回	孟家凸始悟破陋俗	(98)
第二十三回	话僧人褒贬不一	(103)
第二十四回	疯和尚奇法医患	(107)
第二十五回	谜儿沟探谜解谜	(111)
第二十六回	苦去甜来道真情	(115)
第二十七回	天外有天神医拜师	(120)
第二十八回	滕胧夜话滕胧症 (一)	(125)
第二十九回	滕胧夜话滕胧症 (二)	(129)
第三十回	奇姿异态心理症	(134)
第三十一回	黄土沟华佗再现	(138)
第三十二回	临河城杏苑采风 (一)	(142)
第三十三回	临河城杏苑采风 (二)	(147)
第三十四回	临河城杏苑采风 (三)	(151)
第三十五回	心莲女地狱生涯	(156)
第三十六回	屹捺沟少女蒙冤	(162)
第三十七回	女队长受辱得正名	(166)
第三十八回	黄河侧畔访医圣 (一)	(171)
第三十九回	黄河侧畔访医圣 (二)	(175)
第四十回	黄河侧畔访医圣 (三)	(181)
第四十一回	不速客来去匆匆	(185)
第四十二回	妙术美德枯木春 (一)	(191)
第四十三回	妙术美德枯木春 (二)	(195)
第四十四回	妙术美德枯木春 (三)	(200)
第四十五回	魏家岭鬼相大白	(206)

第四十六回	“小人国”里悲哀事	(210)
第四十七回	开义学天涯兴医	(216)
第四十八回	尝百草仿效神农	(221)
第四十九回	上穷碧落下黄泉	(228)
第五十回	医林深处奇景多	(233)

第一回 立宏愿师生闯医林

荒诞岁月，晋源医学院讲师王立甲，眼睁睁地瞅着师生疲教停课，“两军”对峙，混乱不堪的情景，无可奈何地望天长叹，心底无限惆怅。忽一日，他心血来潮：若乘此“乱世”到山乡僻壤去，收集民间诊治疾病的秘传验方，编纂成册，同时为生疾受伤者疗伤治病，岂不是件乐事。

主意已定，也得到妻子的支持，王立甲从速做着准备，打算三日内启程。不想他的行动计划被两名学生获悉，匆匆登门恳求，愿同班主任老师涉足医药宝库探奇寻珍。王立甲大喜。这两人是他的得意门生，女生张心晶，男生沈岩，知音相遇话儿长。三人畅谈了一天，至日落黄昏。沈岩怕影响王老师一家休息，向张心晶示意辞别；张心晶谈兴未艾，说：“我提议咱们每人讲一个故事，中心内容是自己为什么要学医。怎么样？同意的话我先讲？”王立甲和沈岩表示同意。

张心晶胸有成竹地讲起来——

我是十二岁那年突然对医学产生兴趣，而且那种愿望一萌生就特别强烈。在此以前，我爱好的是文艺和体育，在幼儿园时就参加演出节目，上小学时学会弹琵琶、拉小提琴，还先后参加过市体委办的业余游泳、体操训练队，不是自我

吹嘘，成绩均是名列前茅。

上初一那年暑假期间，我到乡下姥姥家去。姥姥非常疼爱我，本来身体不好，非得亲自带我去赶集不可。

离姥姥家八里路的地方有个小镇，叫北庙镇，农历三六九逢集。

大概因为天气热，加上劳累，刚到镇上，姥姥就头上冒汗，脸面潮红，直喊头晕头痛，让我快扶她到一有荫凉的墙角，不可支撑地躺在地上。”我吓得直哭，惊动得一伙人围上来，问老人怎么了，我回答不上来。这时，从众人中挤出一个老妇女来，她和姥姥的岁数差不多，但体质比姥姥强多了。

老妇女摸了摸姥姥的头，又摸了摸姥姥的脉，并仔细观察了姥姥的面色。说：“不要紧，我给治治。”

她站起身来，退后到距姥姥有一丈远的地方，作了一个奇特的姿势——和武士在比武开始时作的那种姿势差不多。然后一咬牙，右脚在地上猛地一蹬，左手五指并拢，直指姥姥头的方向；十几秒钟之后，左手收回，右手五指并拢伸出。交替十多次，然后收势，上前扶起姥姥问：“大姐，现在觉着怎么样？”姥姥忙挣扎着站起，感激地说：“好多了！好多了！多谢！多谢！”

“呸！骗人的巫婆休走！”一声断喝，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一个大汉，立眉瞪眼，一把抓住老妇女，“走！跟我到区政府去！”

“同志！我不是神婆，也不是搞迷信活动，是用祖传的气功给这位老姐姐治病。”老妇女心平气和地解释。

“气功？”那壮汉又问姥姥，“给你治好没有？”

“治好了！治好了！比打针吃药还灵验！”姥姥赶快照

实说。“同志，这位大妹子是好人，求你放了她吧！”

“一对老封建迷信，串通起来骗人！”那壮汉抓着老妇女的臂不放。

老妇女恼怒了，将被抓的臂轻轻一甩，将那壮汉甩了个趔趄。

众人都为老妇女打抱不平。那壮汉一看这阵势，不敢再拉老妇女，但发出警告说：“下不为例，再要见你搞这种欺骗人的活动，非把你拉到政府去惩治不可！”

老妇女朝他背后扔过两句话：“劝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不要耽误了小命！”

当时，人们以为是老妇女说的一句咒语，不想后来姥姥来信说，那个壮汉三个月后患病去医院检查，大夫确诊是食道癌。那壮汉慌了神，四处去寻找给姥姥治病的老妇女，终未曾找到，两年后死去。

沈岩讲的故事——

我十二岁那年，考上了县立第一中学。可是母亲不让我去上，原因是家里人多劳力少，父亲早年去世，我是四兄妹中的老大；再就是家里穷，交不起伙食费。可是我实在想上学呀！怎样才能闹到钱呢！我向村里的同龄孩子肖铁头借了一块钱，悄悄买了一张彩票。苦等了半个月，报上登出中奖号码，真是喜从天降，我中了二等奖，可以得奖金300元啊！我可以上学了！

狂喜了一阵，我忽然心里憋闷、气短，继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正好邻村一位在省城大医院工作的名医回乡探亲，母亲便领我前去求治。名医满面笑容接待了我们母子。仔细询问了情况，又给诊了脉，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尽，十分

严肃认真地对我母亲说：“大嫂，我不能不如实告诉你，孩子得了不治之症，已病入膏肓，神仙也救不得命了！”

我吓得放声大哭，母亲淌泪求名医给开几付药，名医死活不给开，说：“少则三天，多则七天，孩子就会离开人世，回去准备后事吧。”

回到家里，我一下瘫在炕上，全家人日夜守着我难过。

三天过去了，我没有离开人世；七天过去了，我仍然活着。

这一来，可把我们全家人气坏了，在亲友们鼓动下，我们去找那位名医，定要用事实当面羞辱他一番不可。

名医见了我，竟然毫无羞愧之意，出乎意料地当众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书生上京赶考。额榜贴出之日，他慌慌不安地前去观看。他已来赶考过三次，均名落孙山，这次如愿以偿，考中个举人。喜得他饮酒作乐，手舞足蹈。极度高兴之后，感到身上不适，胸中烦闷，不思饮食。去请一位郎中医治，郎中诊脉后说‘你患了绝症，不能治了。我劝你赶快回家，动身迟了就要死在外边了。我给你开一张诊单，密封在此。你将它藏在身上，路上千万不要打开看，要是打开看就回不到家了。到家后可以打开看，就知道你患的什么病了。’

“书生离开郎中家，急忙到驿馆收拾行李朝家返。每日起早贪黑，匆匆赶路，生怕死在途中。

“到家以后书生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死在路上。休息了一阵，觉得身体轻爽多了，胸中不再憋闷。这时，他才想起京城郎中给开的诊单，取出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贵公子患的是‘大喜伤心症’，为狂喜过度所致也。必

用惊吓之法医治，方能奏效。赶公子返里后，病已愈也。

“书生顿时醒悟。”

听了名医讲的故事，母亲和我顿开茅塞，笑逐颜开。

王立甲讲的故事——

1948年夏天，我被国民党兵逼去当劳工修碉堡，被打破了头，患了破伤风病。对破伤风的治疗，在今天来说都是个难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在旧社会那阵恐怕就更是难以活命了。

破伤风这种病我体会得最深，典型的症状就是牙关紧闭，不能进食，只能从牙缝里灌点水进去。再就是角弓反张：头和腿朝后弯，象鸡一样。抽起风来，象让人阻住鼻子不让出气似的难受，抽风过后，又象脚朝上吊在半空旋转，难受极了。

去了三家大医院，还请了周围十几位大夫，都说没治了。亲人们也绝望了，买来了一付薄棺材，做了葬衣。在患病第十天中午，又一阵抽风之后，我死了过去。亲人们给我穿上葬衣，烧了纸。在一阵哭声中忽然听见巷里有“当哪！当哪！”的摇铃声。

“野大夫！快请来看还有救没有？”有一个亲人说。

没有人响应。显然大家不再有奢望了。

一位邻居将野大夫领进来。

野大夫看了我一眼，立即断定说：“背折风！”立即在我的头上、身上扎上十几根针，在我胸部捶了几下，将我托成坐姿。不一阵我有了点呼吸。那野大夫又在我背上用利刀割了三个“十”字，在每个“十”字上拔上一个火罐。火罐起开，每个下面都拔出一堆黑血。

我清醒过来，见眼前一位黑胡须老头，眼睛很大，眼窝

很深，怪吓人的。

他开好一张药方，让父亲快去抓药。

抓回药来，父亲小心地向野大夫说：“大夫！药铺的人说，你开的药中有几味是毒药，超量太大，好人吃了也会毒死的。让我提醒你一下，不会弄错吧！药铺的人还说，吃死人他们不负责任！”

野大夫非常自负地说：“药铺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药量好人是不能吃，吃了会毒死，可你这孩子体内有毒，我用这药内的毒去攻病人体内的毒，才能救命。好比蒸馍馍掺碱面，掺得少了去不掉酸，掺得多了馍馍苦，只有不多不少才行。”

野大夫的一番话，消除了亲人的忧虑。

我吃了野大夫的药，病渐渐好了……

第二回 古城堡幸逢解难人

第二天一大早，王立甲师生三人，从省城搭乘长途客本，顺着蜿蜒起伏的公路朝南行驶，奔驰了四个小时，客车在一座扇形山口处的古城池停住，这便是王立甲师生此行的目的地林石县。

下车后，王立甲让张心晶去打听一下县卫生局的地点。

不大一阵张心晶就弄清情况回来，领王立甲和沈岩来到一个批斗大会会场，求见一个卫生系统负责人。此人三十上下，臂上戴着红袖章，满脸凶相。接过王立甲递上的介绍信看了一阵，傲慢地说：“收集民间验方？我们县的宝藏让你白拣走？出什么价？”

那负责人扫视了一下他们，不信任地说：“你们看，台上躺着的那个老反革命分子，一开批斗会就喊头痛头晕，也不知是真是假，你们要是能把他的病给治好，上批斗会他不再装洋蒜，我就批准你们在本县行医，治不好的话，你们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王立甲师生已经看见，批斗台上挂牌弯腰的四人，旁边地上还躺着一人，身边匍匐着一个年轻女子，用右手拇指指甲掐着患者右手虎口处的合谷穴，眼里泪水闪闪。王立甲正想说“让我们试试看？”张心晶抢在前边：“不成问题！”

那负责人又加码说：“两天必须治好，不能耽误后天的批斗会！”张心晶说：“一天就能治好！”

等到批斗会结束，王立甲师生急忙上台帮助那女子将患者抬回家中，一边诊治一边询问有关情况。

这女子名叫陈静娴，是省人民医院护士，因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刚结婚一年的爱人和她离了婚。为了照顾父亲，她申请退了职，心想自己多少懂点医，总比母亲一人照料好些。她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少校医官，1949年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参加解放军，1955年转业回本县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三个月前被造反派打破了头，伤好后落下个头痛头晕的毛病，尤其是劳累和受到刺激，常常剧烈疼痛得昏死过去。

王立甲为患者施行了扎针、按摩、服药等治疗，患者还是晕痛得头上直冒汗，牙齿咬得格格响，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

在王立甲诊治期间，旁边一直站着一个身高腰粗的小伙子，刚才大家在往回抬患者时他也动手帮着，因此，王立甲师生以为他是患者的亲人，而患者的亲人则把他当成王立甲一行的。他见王立甲施行各种治疗无效，在一旁说话了：

“这位老师，让我为这位大叔治行不行？”

众人将目光投向他。这时人们才清楚，他哪边都不沾边。

让不让他治呢？王立甲不好表态，看了一眼陈静娴；陈静娴一时拿不定主意，将乞求的目光投向王立甲。一阵沉默之后，张心晶说话了：“同志，你是医务工作者吗？”

小伙子说：“懂得一点点。不怕各位专家见笑，我刚学

了一招，就是治疗大叔这种外伤性头痛的。我所以从会场跟你们来这里，一是为了向各位学些治病本领，二来也想着万一各位老师治不了，就试验自己学的一招灵不灵。怎么样，信得过就让我试试，信不过算我没说。”

张心鼎向陈静娴说：“大姐，就让他试试吧？”

陈静娴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答应了。

小伙子让人将患者扶起坐正。要了两条毛巾缠在患者头上。然后找来一根胳膊粗的擀面棍，高高举起，朝患者头部猛地敲击起来。

小伙子的举动，将大家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所以，赶到反应过来，欲阻止时，小伙子已经敲击完毕。他让人扶患者躺下，过了一顿饭工夫，患者忽自己坐起，说头不怎么痛和晕了。

众人奇怪、激动、迷惑不解。

王立甲师生三人如见珍宝，急于学习这种奇特的治疗方法，恳求小伙子不吝施教。小伙子也非常热情，给大家讲敲击的部位，用多大劲，敲击几下，并且手把手地让大家一个个举棒在他身上敲击。大家又问他棒击治病原理，小伙子摇摇头，诚实地说：“我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不敢隐瞒地告诉大家，这一招是刚向外祖父学的。我外祖父是个乡下大夫，医术很高。有一儿一女，受旧观念影响，想把医术传给我舅舅。不想舅舅在十五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外祖父一直等着儿子回来，从解放前等到解放后，苦苦等了三十多年也未等到踪影，无可奈何，才打算将医术传授给女儿。我母亲埋怨外祖父说：‘早不教我，半百的人了，又目不识丁，我不学。要教就教给你外孙或外孙女吧’。就这样，

去年我高中毕业后，就跟外祖父学起医来。这一年多，外祖父主要是让我背医书，给讲治病原理，实际治疗很少让我做。棒击治疗外伤性头痛法，是解放前外祖父在江湖上行医，转游到内蒙，向一位蒙医学的。这棒击疗法可神了，外祖父告诉我，他曾经用此法给一位瞎子治头痛，不想几棒子打下去之后，瞎子的头不痛了，眼睛突然也看见了。还曾为一位患头痛的哑巴用棒击治病，不但敲击好了哑巴的头痛，几天哑巴竟然会讲话了。我问外祖父是什么道理，他说是以震治震，再深的道理就不清楚了，我当然就更不清楚了。”说到这里，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我胡扯到哪里去了。”

小伙子的一番话，象动人的神话故事，将大家给迷住了，就连陈静娴父亲也耸耳出神地听着。小伙子的话音一落，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小伙子叫雷武生，临河县人。因在林石县煤矿当技术员的姑姑患了皮肤病，在此治疗半年不见效，便写信求外祖父来治。雷武生跟外祖父来姑姑家已半个月，将姑姑的皮肤病治好了，他今天是进城来买返回汽车票的，来到车站，正碰上开批斗会，便来看热闹。

王立甲师生向雷武生提出想拜访他外祖父的请求，并希望他们多留几天，传授一些秘方妙法。雷武生为难地说：

“我外祖父脾气很古怪，非常保守，甭看他经常向病人介绍一些单方验方，可对医务人员，我还未见他给谁介绍过。要不你们去试试看，最好只去一个人。”

王立甲师生同意雷武生的意见。经过商量，让王立甲先去。

第三回 假哑女真相败露

有时候，有巧也难成书。雷武生的外祖父就是十八年前为王立甲治好破伤风的救命恩人。尽管时隔近二十年，老大夫的胡须由黑变白，但面部肌肤的红光明亮依然，王立甲还是很快就认了出来。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能见到恩人一面，只是苦于无有线索，因为老大夫只给人治病，不肯告诉人家自己的家乡住址。如今愿望实现，王立甲感到非常幸运，激动得深深向老大夫鞠了个躬，伸出颤抖的双手，嘴里连连喊着“恩人！”然而，老大夫轻轻摇头，表示认不出来了。为了勾起老大夫的回忆，王立甲通报了自己的籍贯住址、乳名称呼、患病情况、诊治经过，还脱去上衣，让老大夫看当年诊治时在背上刀割的印痕。老大夫淡淡地说：“我一辈子治了成千上万病人，大部分记不起来了。”

王立甲恳求老大夫传授一些医伤治病的绝招，老大夫不但肯，还训斥外孙雷武生：“叫你去买车票，没买上不说，还去惹事。你那点本事，就能单独给人治病，以后还给我添麻烦！”

王立甲回到县城，向张心晶和沈岩讲了恩人相面不量识，不肯施教的情况，张心晶不服气，非要王立甲去试试，王立甲和沈岩怎么也劝不住，只好罢休。